

# 夜光杯

## 新民晚报

### 暖年

韩浩月

北方的冬天冷且漫长，但奇怪的是，每每想到过年那几天，印象里、感觉中，都是暖和的。

童年时的春节，前后几天总是会下雪，屋顶的雪被中午的太阳融化了，顺着屋檐滑下来就成了冰凌。孩子们会把冰凌掰下来吃，平时冻手冻脚怕冷的小孩，吃起冰凌就像现在的小孩子在暖气房里吃冰激凌，并不觉得帮子冷或胃里冷。

觉得暖，多半是因为兴奋的缘故。年越近，早晨就越醒得早，在被窝里呆不住，外面狗叫几声，或零星有鞭炮响，就忍不住心痒痒，要起床出去看看，生怕错过什么好玩的事情。人一兴奋，脸就会红，身体就会发热，小孩尤其如此，我在村里看到过，有的小孩身上穿着棉袄，却把扣子全解开了，任由寒风顺着胸膛上下窜，非但没给身体降温，反而头顶还冒着蒸腾的热气。

胡乱跑，四处跑，也是不觉得冷的一个重要原因。满村子跑的，都是半大的孩子，以七八岁到十五六岁之间为主，以男孩为主，也有同龄的女孩参与。女孩跑得慢，紧跑几步就会累得喘气，靠路边喊“你们能不能跑快点？”。男孩子们不听，反而跑得更快了，累死狗，狗在后面都追不上。有慌不择路的小孩，一脚踏进被雪遮严实了的粪坑，他的爸妈赶过来，一边拎着耳朵往家里拖，一边拿着竹竿往身上打。

准备过春节的那些天，锅灶里的火在白天都不会熄，熬馒头，炸丸子，炒花生，炸猪头，大量的树枝、枯叶、稻草，塞进灶膛里，都变成了火、变成了热量。那些热量又被带到食物那里，刚蒸好的馒头又大又滚烫，孩子们拿在手里先当玩具，左右手不停地倒腾，又向天空抛起用手接住，玩耍耍一般，等到温度适宜了，又用力捏扁、捏结实了，三两口吞进肚子里，吃饱了，顾不上喝水，转身到村里唯一的土路大道上继续跑。母亲或奶奶纳好的棉鞋，已经在床头的塑料袋里，挂了差不多一两个月，没到过年的时候不让穿，实在心急，也得等到小年这天才允许穿在脚上。厚厚的白棉花，被包裹在鞋帮里，鞋帮的里子是粗白布做的，不穿袜子，脚放进去也像是穿了袜子般暖和。棉鞋穿上之后，最好不要乱走动，要是穿着棉鞋跑，用不了半小时，脚在鞋子里面就会热出汗，此前被冻得很硬的冻疮，此刻也化开了，痒得难受，要去踹树、踹墙止痒，踹的次数多了，鞋踹脏了或踹坏了，难免又要挨顿揍。到了晚上，人睡了，棉鞋被放在炉子边烤着，到了天亮，又是一双暖烘烘的“新鞋”。

也有安静下来的时候，那就是帮家人贴春联。贴春联需要点耐心，要先去找点面粉熬成浆糊，熬浆糊的过程里，要去把上年的旧春联撕掉，用笤帚把墙面扫干净，然后再把熬好的浆糊刷在墙面上。贴春联要分清上下联，把上下联贴错了，被人看出来，要被嘲笑一番。别看贴春联事小，一整套活全干完，也够忙活一大会儿。基本上到了腊月二十九的时候，家家户户的春联都贴好了，放眼望去，到处一片红，红红的春联看在眼里，也是一种“热量”，能带来暖意。

现在想来，过年的意义是什么呢？一家人团团圆圆，把好吃的东西都吃个遍，吃个够，这是过年时看重的，另外就是把周边的环境，搞得暖暖和和的，让身边人都放松一些、舒适一些，不那么紧张。过去的农村人，一年大多数时间不知道怎么样享受，只有过年的这段时间，不用数，都知道怎么把日子过得像样点。

后来去了城里工作生活的农村人，到了过年的时候，总忍不住想要回老家，除了想念家人之外，恐怕也是想念记忆里的那种“暖”了吧。按理说，城里的家中有暖气，出门的交通工具也会开暖风，可是城里的“暖”和乡下的“暖”，还是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乡下的暖，带着记忆带着欢乐，那是童年的光亮，会在人的心底一直“燃烧”。



格桑卓玛当然是一位藏族姑娘。“格桑”是可以代表藏地之美的小花，在藏语里又有“美好、幸福”的意思；“卓玛”是美丽的女神度母，具有救度众生脱离苦海的愿心和法力。认识格桑卓玛的人，都会由衷地赞同：对于这个美丽的姑娘，这个美丽的名字简直就是天造地设。

我和朋友们都称她为格桑。汉族习惯简化兄弟民族的名字，其实，这是不合适的，有失礼之嫌。不过，时间既久，友谊已深，格桑也就不以为忤了。

十多年前，身为上海电视台记者兼主持人的格桑参加电视节目“赛诗会”，而我忝列“评委”，因缘殊胜，我们的友谊就始于此时。格桑出生于青海藏族的高贵世家，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藏文化自然谙熟。而我在就读北京大学时，曾经奉恩师季羨林先生之命，和北大的一众年轻学者（都早已是各自领域的顶尖学者了）有段时间每周两三个晚上到中央民族大学从已故藏学巨擘王尧先生学习藏文。后来我到当时“西德”的汉堡大学印

度与西藏历史文化系留学，学习印度学、藏学、伊朗学。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返回上海，依然喜欢在藏地游走。所以，我和格桑之间自然就多了一些话题。

格桑从小浸润在藏汉文化氛围中，与生俱来具备“跨界”天赋：敬畏传统而领悟现代，优雅好文而急公好义。那么多年来，我和朋友们一直对格桑所做的一切赞叹不已。

说到格桑的姻缘，真是难得的名副其实的天作之合。黄晓出生于上海世家，祖父以测绘地学闻名当时。这位东海之滨长大的江南小伙子英俊、儒雅、阳光，喜爱马拉松和铁人三项，由于外形俊朗出众、气质超群，曾经担当过服装模特。奇特的是，黄晓对藏地之美心向往之久矣。很多年前，交通不便，黄晓竟然就自驾入藏，并且专程前往四川甘孜的丹巴美人谷，希望遇见心目中的藏族美人。踏破铁鞋之后，黄晓发现，自己梦中的妻子就在上海灯火阑珊处。一段佳缘就此成就。作为格桑、黄晓的证婚人，我深感

荣幸，欢喜赞叹。

顺便说一句，格桑和黄晓也许不在意，但是，他们身上真是有不少“奇迹”。岁月荏苒，黄晓祖父当年绘制出版的地图，久矣不存于黄家。然而，就在迎娶格桑后不久，这册珍贵的地图居然被我们共

同的朋友、雷州半岛的张小龙，在数千里之外的湛江发现了。小龙将之送到黄晓手上时，这册地图居然完整如新。我想，格桑、黄晓一定视之为传家宝，一定会传给他们心爱的女儿喜玛。

喜玛降生后，格桑也成了“晒娃狂魔”。我和朋友们欣喜地看着可爱的喜玛在阳光、歌舞、故事中快乐地成长。格桑和黄晓是有自己独到的育儿理念的。我揣测，这部《喜马拉雅童话》就是他们的育儿宝典之一。

那么，慷慨不自秘，将这部书付梓，与大家分享，按照佛教的说法乃是“大布施”，更是一位“卓玛”分内应做的事情。

我想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再说两句未必是题外的话。季羨林先生晚年倡导“大国学”，有一些学

者的不大理解。究其实，季羨林先生想说的无非是，假如用“国学”来指代中国的传统，那么这个“国学”理应包括在漫长的历史里，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相互交流学习的成果，理应包括汉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和共和国 56 个民族的文化成就。如是，宣称之为“大国学”。我想，至少就童话而言，读者朋友在读了《喜马拉雅童话》后，是会赞同季羨林先生的意见的吧。

忽然想到，距今 36 年前，我开始学习梵文，读到这样一首颂诗，大意是：吉祥天女躺在莲花上，湿婆坐在喜马拉雅雪山上，毗湿奴睡在乳海上，我认为，这是由于害怕臭虫。

由于这篇颂诗实在有意思。请格桑问问喜玛，这算不算童话？

（本文为格桑卓玛编著《喜马拉雅童话》序，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拟）

## 藏地之美，慷慨不自秘

钱文忠



钟馗嫁妹朱刚画



驱逐妖魔见侠骨 牵线良缘显柔情

### 钟馗嫁妹

（设色纸本）朱刚

和孙琴安老师的交往，已有几十年。从二十多年前我为我中短篇小说《墨绿旗袍》写序，到评论我的长篇小说《褐色木门》，以及为我将面世的长篇小说《梦榕窗棂》写序，有请这样一位师长为书斋“谷隐轩”行墨，非常合意。

取墨宝那天，却是孙老师请我们喝茶，还听他趣说王维李白孟浩然。

孙老师言语暂停时，有人问起“谷隐轩”的由来。1971年，18岁的我被分配到一家工厂。春运期间，铁路局人手不够，我们厂被摊派人员一名。这样，担任仓库管理、厂部团支部书记的我，在春运的三个月期间，成为上海昆明一次往返四天三夜的 79、80 次列车的春运列车员。列车员的工作室虽然很小，但并不影响看书。那天，我正翻看《新印谱》，感觉有一人影堵在门前。

“真用功！”一男子笑嘻嘻地说了一句上海话。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又问了一句：“叶隐谷知道吗？”中年男子在昆明工作，是篆刻家叶隐谷的儿子。

回到上海后，我便去拜访了叶隐谷先生。再后来，我荣幸地成为叶先生的学生。虽然师出有名，然从叶先生经年，终因缺乏定力和天赋，还是与印学无缘无分。但叶先生的大名却成为书斋“谷隐轩”的源头。

结婚时，妻带来一套三缺一的《源氏物语》。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的版本，半新不旧，有沧桑意味；封面很有历史感：一本是天蓝色，一本是枣红色。缺少的那一本，是什么颜色呢？于是，就坐在那里想象。

双休日，去文庙书市闲逛，几年下来，还是没找到《源氏物语》的缺本。

1994 年，长春出版社准备出版我的长篇小说《寒江独钓》，编辑张樱建议我修改再增加万字，并安排我往长春的金穗宾馆。稿成，定出书细事：首印 6000 本希望我包销 1000 本。

我当时供职于某行业周报，1000 本应该不是问题，但是感觉不爽。当我取出身份证准备退房走人时，张樱瞄了一眼茶几上的身份证，惊呼：“这么巧！”

原来，我和张樱竟然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人。没想到撞上奇事，1000 本



当冬天渐退隐，春天，已来到窗前。为了迎接春天回家，我一直都在等待，像一个就要分娩的孕妇，等待就要出世的生命，既满怀欣喜，又备受煎熬……

如今，冬天已经到了尽头，我就要接春天回家，这梦境下的新娘，有谁见了会不细眯双眼？

我要接春天回家，这时我看见，生命的雨点，开始用一种体温，敲击愜松的软土，如户外伊人，在用玉指叩门，所有耳朵开始直立，令花开也发出了声音……

于是，我猜想，世界可能发生的事情，思想也被流水激活，这细水又坚韧的音籁，从天际传来，并于

### 接春天回家

钱永广

无声处放大，让我想起冰块底层的小溪，终于也能自由地奔跑；这时我看见，倾泻的阳光，自头顶下来，并打在脸上，所有阴暗，所有冷漠，所有悲伤，所有残酷，都已为爱所覆盖，生活多么美好……想到阳光也可以变成液体，也可以被输入血液，并在身体里流动，让身体抚握阳光，身体就可以提前向季节收取一笔热量，也是一笔幸福，我就幸福地颤动……

我要接春天回家，我要说，我爱春天，像爱仅有一次的生命，在春天回家的路上，我已攥着一把温暖，看冬季节败退，看春天盎然生机。

## 有些事，不可思议

丁旭光 书成，拿了 20 本到自忠路一过街楼下的书摊四六分去请摊主代销。一周后，去书摊问讯。摊主说已卖完，他看着我结账：“手头紧张，以书抵书行吗？”说着，拿了一套《李敖千秋评论》；又随手一扬：“这一本，一起给你。”

取过书来一看，差点晕倒：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浅绿色的《源氏物语》上册，封面设计正如我三缺一的藏书。

这几年，为象棋泰斗胡荣华老师记录整理资料，为佐证胡师所述细节、拾遗补缺，经常出入图书馆和书市。

某周日，去了由文庙移至城隍庙的旧书市。那天，书市里人影寥寥，仅有一摊位存 20 来本与象棋有关的史料和杂志。挑了几本准备走人，一旁一位年龄相仿者发声：“你买这杂志要看什么？”闲谈下来，知对方是棋谱藏家。因在书展上买过我书，他也认出了我。认识后第 3 天，我迫不及待地登门拜访。聊天后知道，棋谱藏家当年竟然在 79、80 次列车的邮政车上工作。临行前，他顺南窗一指：“张伟频家就在对面，她父母还住在这。”张伟频，胡荣华象棋学校老师，国家象棋大师，我前两天从上海棋院要来她的微信，昨天刚到学校去采访了她。

穿越棋谱藏家的南窗，往事中这几件有不可思议的事就一一而来。我想，这大概就是缘分吧！

缘分这玩意，有机遇，有概率，有偶然，也有必然，但其中的奥妙，实在是说不清道不明。

近日，去合庆社区护理院探望 93 岁的姨妈时，我看到邻床一位 96 岁的老伯在耐心地喂他的老伴吃蛋糕，阳光透过玻璃窗温柔地照着老伯的一幕，感觉岁月静好。老伯每天上午 10 点会带着好吃的食品来陪老伴，交流中，最触动我的是老伯反复说的这句话：不来这里，我还会去哪里……

是啊，“心即理也”，我们还能去哪里。2021 年的春节即将来临，天伦之乐，团团圆圆，祈福拜年等件件都是人间好时光。住在同一个区、喜欢涂鸦的妹妹已陆续续给我寄来数十张她手绘的叙事明信片，让我深深感到了一种久违的有趣、简单和温暖的快乐。今年春节，我也想以类似这一种淡忘了的、最简洁真诚的表达方式祝愿和祝福我的亲朋好友们新年平安快乐！

我的父母都具有一种随心通理的性格，所以在我们家选择自在地生活是一种常态。记得快上小学的那一年夏天，外公带着我去探望在商行工作的父母。父母的居住处在镇上一个街角的转弯处，左边有一座小石桥，每天，我喜欢穿过小石桥去父母厂里闲逛。

一天，我玩转着一串吊着几件父亲手工制作小玩意的钥匙，在过桥时不慎掉落到小河里，父亲边安抚我边去找了一根小竹竿，系上吸铁石后拉着我蹲坐在小河边说：来，我们慢慢把它钓上来……那个午后的阳光直至黄昏的夕阳，最美而难忘！今年的春节，我会绘写一些童年故事的明信片遥寄给天堂里的父母亲。

前几天做学习强国的答题里有一题是

## 回望与前行，感恩和祈愿

袁文琦

关于钟扬的，它让我闪回到了三年多前在南美旅行途中获悉钟扬先生突然离世时的震惊和痛心之刻。我曾经听过他的课，也请教过他一些问题，虽然仅仅几次，但他那种为实现一个梦想而倾注了自己全部生命之力的奉献精神，在我的心中简直就是一位圣者。而今我重温听他讲课记录下的“任何生命都会有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那句话时，我依然能感受到他讲话时的赤诚和一

种穿透未来的力量。我想，在这个春节，我会好好花时间静心思考，并与好朋友们分享和探讨一些自己内心深处想去坚持和希望去做的一些事情和计划，比如：公益志愿者、器官捐献志愿者等等。

今年春分，是我与当年 17 位来自各商业银行的同事筹建农商行首家市中心城区支行 15 周年，本想大家集结话聊，但最近我想还是与 15 年前开业时给 17 位新同事写的一张张以“相信自己，踏实向前”为内容的卡片一样，再一次给他们绘写以“带上自己的阳光，美好依然”为内容的祝福明信片。

回望和前行、感恩和祈愿，让我觉得 2021 年这个春节将丰富而又充实。我想说：当自己还能静下来与自己的心一起去感受岁月曾赐予的一缕缕温柔的光彩，那么，平和安然的美好就必然如约而至。

### 十日谈

在上海过好年

责编：郭影

就地过年，年味不减。心在一起，怎么吃都是团圆。明起请看一组《我家年菜》。